

The Little Girl

小小姑娘 虹影 著
HONG Y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小姑娘/虹影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5447-2394-7

I. ①小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1250号

书 名 小小姑娘
作 者 虹 影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赵 徐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销售电话 010-84910228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8
字 数 79千字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2394-7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

红萝卜咪咪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，娃儿要吃肉，爸爸说，没得钱，妈妈说，灶房有个火钳。

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给月亮打烧酒，烧酒辣，买黄蜡，黄蜡苦，买豆腐，豆腐薄，买菱角，菱角尖，尖上天，天又高，好耍刀，刀又快，好切菜，菜又轻，好点灯，灯又亮，好算账，一算算到大天亮，桌子底下钻出个大和尚。

不知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些童谣，它们就像一丝丝亮光，照着我那没有温饱和快乐的童年与少女时期。

收入这本书的这些文章，几乎都是关于那时期的片片段段。

有一次我唱着“月亮走，我也走”这歌谣，母亲正巧听见，她朝我投来关注的一瞥。到晚上，母亲破天荒地给我讲了个故事：有一个生在穷人家的小女孩，后来成了一个孤儿，她靠给财主家摘豌豆得到一口饭吃。后来有个神仙可怜她，让她走进豌豆地中，许一个愿，说可帮她实现。

小女孩跪了下来，朝天闭上眼睛，许愿要有一个家。

当小女孩站起身，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着饭菜香的家里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坐在桌边。她哭了。

我也哭了。我对母亲说，妈妈，我要当那个小女孩。母亲说，你就是我的小小姑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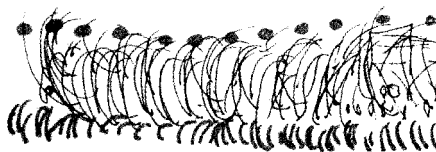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10 上法院
- 13 那始终是个谜
- 16 改名换姓
- 19 一只瓷猫
- 25 四姐告状
- 29 生虱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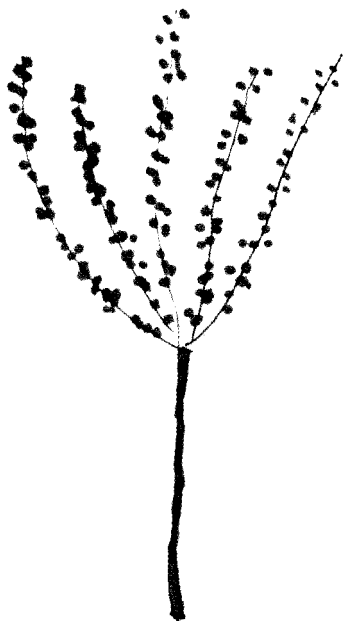
- 33 大姐从农村回来
- 37 二姐从学校回来
- 42 我生病了
- 46 大姐坐月子
- 50 两束白菊花
- 54 大表哥来了



小猫小黑	59
猫跳舞	64
出 事	68
三哥得离开家	72
南 山	74
怪老头	78
鸡奸犯	83
一个女孩的避难所	85
花 痴	91
代课老师	95
邻居周姐	100
青 萍	103
男 孩	107
后 院	113
小三妹	117



- 120 梅与菊
- 123 李二嫂
- 126 科长大人
- 130 鸡汤的诱惑
- 134 私情
- 137 观花婆
- 139 幼儿园
- 142 父亲的生日
- 146 《卖花姑娘》
- 150 扁担脚
- 153 害怕成为一个大女人
- 157 阁楼闹鬼
- 161 狗的故事
- 165 后院闹鬼
- 168 有女初长成



上法院

打我睁开眼，看见这个世界，就强烈地感到母亲离我远远的。她好像是别人家的母亲。

母亲离我远，就算是她抱着我，我们中间也隔着好些东西，她的心不在我身上。我弄不懂她的心在哪里。

大姐比母亲离我近，后来我长大一些才发现，大姐喜欢我，是因为她喜欢与母亲对抗。母亲不喜欢的事，她要做；母亲喜欢的事，她不做。比如母亲并不爱和我说话，大姐就要和我说话。

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大姐说我当年像一个破皮球，被母亲、父亲，还有生父在区法院里踢来踢去。

“当时我多大？”

“你一岁不到。”大姐看看我。我看着她，神情非常专注。

大姐说，那审判厅旁听席上坐满了黑压压看热闹的人，大都是街坊邻居和一些熟人朋友，母亲的态度很坚决，非跟父亲离婚不可！父亲一口咬定：“不离！”

法官花白头发，戴副宽边眼镜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他见多了离婚的男女，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分手。他只是在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慢吞吞说：

“慢慢讲嘛，慢慢讲嘛！”

没隔多久，形势转变，母亲不要离婚，父亲要离，说可让母亲跟我生父走。

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，要离婚，切莫上法院，私了，丑事掩得好藏得了。不然，所有的隐私和秘密都公诸于众，会搞得声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

母亲和父亲的婚没有离成。可这场离婚使两人一下子丢尽了脸，付出了代价。

大姐说：“上法院，很可怕。可是你长大以后，若再上法院，就不必害怕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人的第一次都会如此反应，害怕、惊喜、担心。第二次时，就不会如第一次那样。”

那始终是个谜

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，只有一个邮递员，四十来岁，脸上有发水痘后留下的痘疤，永远是绿衣服、绿帆布包，脚蹬一双军用球鞋。这人其貌不扬，可很能笑，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。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，父亲会和他谈上几句，内容只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。

整个院子订了一份《重庆日报》，订报人是我父亲。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，父亲蹲在地上，看了起来。

母亲走到父亲面前，低下身。报纸刊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，天天一样，母亲从不看。那么她在看什么呢？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。她取过来，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，便撕开信封，读了起来。

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写来的信很短，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。

母亲眉头一挑，告诉父亲，大姐要回来。

父亲说巫山不好，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，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，一家人好歹在一起。

母亲显得很烦躁，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，怎么办？

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——大姐已怀孕八个月，准备生小孩。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，在信里一字未提。

母亲在外做工，挣钱养活全家，只有周末才回家。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。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，所有关于她的记忆，哪怕是瞬间形象，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，或是默默的一笑。

我记不得母亲脸上幸福的模样。她从未很安心地注视过什么，她总是在担心焦虑，眼神也很紧张。但我从未见母亲哭，当着我们。父亲说：“你妈妈是一个打不垮的人。”

几个哥哥姐姐也不爱哭，他们也不爱笑。父亲呢，更不爱笑，像是一块烧不化的冰。母亲很少与父亲吵架。可我能感觉到母亲胸中窝着火苗，火苗见我，会越升越高，随时都可烧毁我，这让我感到害怕。

假若父亲母亲打架呢？

我不会愿意母亲赢。这么一想就让我觉得痛快。可见我对母亲的失望到了何种程度。这种失望，其实是一种对母亲的倚重。母亲她到底中了什么邪，拒绝我整颗爱她的心，让我离她永远有距离，无法靠近她。看到别的母女那样亲热和欢悦，我很想母亲能亲我一下或紧紧地拥抱我。可是母亲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。

这始终是个谜。

父亲，他把我放在一边。我在他的视线里，又不在他的视线里。我从不反对他、不听他的话，他的话对我就是圣旨。父亲几乎从不称赞我，他也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话。我很小就清楚，父亲对我不亲热，说不出为什么。

这始终也是个谜。

小小的我，想解开这两个谜，怎么可能做到？

直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母亲带我去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——我的生父，我才猛然明白，原来那个我天天见着的父亲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母亲当年与这个年轻她十岁的男人相爱后生下了我，我是一个私生女。

改名换姓

街坊邻居，不管大人还是孩子，总是欺侮我，叫我做“扁担脚”姿势：他们喝斥我站直身体，把双腿尽量往后弯，弯得像根弧形的扁担。我被罚站在大太阳底下，腿难受极了。姐姐哥哥经过，不当一回事，就像没看见一样。

我眼里含着泪水，心里叫妈妈快来救我；妈妈不在家。我叫爸爸，爸爸也听不到；我叫老天，老天不应。

这个世界像从没有过我这个人一样。

没法形容我小时的模样，搜遍所有的箱子和本子，只有一两张那时的照片：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前方，眉头有点皱，嘴唇紧闭，头发稀拉，发色有点像现在女孩子为时髦而染成的黄色。我个子小，上学后一直坐在一二排，手指手腕和胳膊几乎不能再瘦。胸前有锁骨，脖子格外细

长。脖子上有颗黑痣，大家都说它是吊死鬼痣。

四姐有一次这样叫我。母亲听见了，连看也未看一眼我。

还有一次，三哥也这样咒我：“吊死鬼，你让我们全家倒霉运。”看着他那副讨厌我的样子，我眼泪马上就含在眼眶里。

我急了，叫妈妈：“我的痣真是吊死鬼痣吗？我们家倒霉，真是因为我？”

母亲没有安慰我，反而说：“就算当你是吊死鬼，你也是幸运的。你还活着，在这个家，就不错了。装什么可怜巴巴，活该！”

母亲的这席话，足足让我难过了一个星期。

母亲的眼睛大，瞳仁黑亮，睫毛长又密，眼白略显淡蓝，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化。眼睛转动，抵抗着四周沉重的黑色，带着无尽的悲哀。说我有母亲一样的眼睛，不如说我恰好继承了母亲内心深处的那种不顺从和倔犟。

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，在全国到处游荡。有一回我在一个城市的马路边走着，遇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人，他急切地穿过马路，抓住我的手。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与我同一个班读了两学期，和我共用过一张课桌。

我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“当时你经常穿一件花衣裳，嘿，你不爱说话，可爱跟我说话。”

我轻轻地说：“有这事吗？”

“你不记得了。”他失望地低下头。

他穿过马路，还回了一下头。那张脸，是有点熟悉，但我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，他就是我从前的同学。对他，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。

人的相貌会随着人逐渐长大而发生变化，有的人变化大，有的人变化小。我的门牙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磕掉了一半，被医生修补后变得椭圆；嘴唇原有点朝上翘，现在嘴唇闭上后没有了那弯角；眼睛和鼻子都比以前显得大了一些。居然还有人能认出我，真是令我格外惊奇。我在家里被家人忽视，我不需要那个家的姓，也不需要父母给的名，我改了一个新名字，就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。

这种面目全非，那个人能认出并明白吗？

我怀疑。对一个模样还说得过去的小女子感兴趣并想认识，打招呼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：嘿嘿，知道吗？我们曾是同学。

一只瓷猫

记得小时候，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，我们六号院子的男女老少就会搬出自家的矮木凳，坐进一个50多平方米的堂屋里，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中央广播电台的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》八时播出，凡伟大领袖的“最新最高指示”，我们都从这儿听到。

六号院子位于重庆南岸野猫溪与弹子石之间的半山腰上，算得上是整片贫民区最像模像样的房子，这个1949年前有钱人家的大宅子，屋顶和柱子雕有花，显得古色古香，现在里头住了十三户人家。宽大的堂屋在靠里的地方隔出一个杂物间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后来隔间被拆，墙上露出毛主席的大头像，画像顶上用红纸黄字写着：“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！”画像左边写着“革命委员会好”，右边写着

“四川很有希望”。画像底端有两个小红“忠”字，夹着一个大红“忠”字。

每次听完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，人们便取了锣鼓，甚至锅盆，走出院子，在一条条巷子里游行欢呼庆祝。

这种游行，母亲一概不许我们参加。别人家里贴满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画像，挂各种像章，我们家墙上只有一张各族人民庆丰收的年画。

上下午都有人在堂屋跳忠字舞，“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，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，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，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，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，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！”

没隔几天，跳忠字舞的人越来越多，从堂屋延伸到天井，全是热情澎湃的人。后来院子外空地上也都是人，他们高唱着“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”，捧着语录书，挥着手臂，扭动身体跳舞。

我家对门邻居陈婆婆一口假牙，拄着拐杖站在那儿，嘴里轻轻唱着什么，像好些耗子在一个宽阔的洞穴里转